

我的祖父祖母

■洪小兵

海拔800米的五云山是革命根据地，人称“浙南井冈山”。1936年，时任中共省委书记的刘英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在五云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五云山上平坑村是我祖父的出生地。先前，祖父母在五云山修建了曾祖父、高祖父的墓，每年清明节，我与先生都会驱车前往五云山祭拜祖先。

上平坑村的村民基本不在山里住了，移民到山下。和我祖父差不多年纪的老人大多都不在了。清明节上坟，在山里偶尔会碰见几位老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就是招呼一声。

祖父时常说起，他年幼的时候，是很调皮的小孩，总少不了挨曾祖父的打，但他逃得快啊，山上空旷，容易逃脱。祖父说起往事，总会哈哈大笑。也许正因为儿时，在山上练就的“逃跑”本事，祖父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冰天雪地里，在流弹雨中捡回一命。祖父说：“子弹在我耳边嗖嗖地飞过，幸亏我跑得快，躲在树后，我看到同乡的战友就慢了一点，倒在我的前面，太可惜了。”祖父话音落，摇摇头难掩悲伤。虽然祖父在战场上捡回一命，但也双脚截肢，成了残疾人。

祖父的遗憾是走不了上平坑村的山路，每年清明节上坟回来，祖父都会问老家的人、老家的事。我八岁那年，祖父的三叔仙逝，我跟着小公（祖父的亲弟弟）上上平坑去。在路上我抬头望着山顶的路，笑着说“阿公啊，山顶的路好像通天哩。小公

说：‘我们等下就要走这条路上老家的啊。我只记得下午出发黑夜才到，吃完饭，阿公背起我，跟着另一个阿公提着灯笼走了好长时间才到睡觉的屋子。我去祖父去不了的老家，因此，他特别高兴。我记忆中的上平坑村，贫穷、落后、遥远，但是莫名的亲切，只因为它是祖父的老家。

祖父的人生不会因为是残疾人而逊色，他把政府安排的饮食店工作给了祖母，自己开个小店，卖卖香烟啥的，他说，自己开店拿烟抽也方便嘛。祖父天性喜欢自由，安上假肢他与正常人一样早出晚归，听鼓词、玩扑克、下象棋，他性格开朗，嗓门大，喜欢打抱不平。说话、骂人和开玩笑一样精彩。

祖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我祖母。我的祖母，即便到了八十多岁，依然腰板挺直，永远的齐耳短发，永远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永远干脆利落的做事风格。年轻时候的祖父，意气风发，容易与人发生争执。我们老家隔壁就是当时的“公社”，有一次我听到祖父在“公社”里破口大骂，飞奔跑回家告诉祖母，祖母过去叫一声“老洪”，我亲爱的祖父就乖乖跟在后面回家了。耳边只听到有人说，这个老洪叔，阿婶一来就蔫了。

祖父85岁前从没住过院，也很少生病。后来年事高了，去医院也多了，每次都是祖母陪护。祖父做动脉支架手术，祖母在医院整整陪护了73天。73个白天黑夜，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医院的睡眠环境。祖母不认字，但是祖父早上吃的药，她在盒

上画个太阳，晚上吃的药，她在盒子上画个月亮，中午吃的药，她在盒子上画个圈，做的记号简单易懂，我直夸祖母是个聪明的老太太。祖父呢，任何时候只要手中有钱，第一时间都交给祖母。老一辈子的夫妻就这样简单、实在。祖母照顾了祖父一辈子，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直到祖父90岁离世。

他们的一生，就像老树上的藤蔓，共生共长，永远缠绵在一起。祖父在暮年，成了胆子极小的老人，极其缺乏安全感。他总让祖母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家里环境是否安全？祖母会不会继续照顾他？也许因为战争的创伤应激反应，祖父晚上经常会做恶梦和“鬼神”打架。有时从睡梦中坐起来，两只手乱打，而祖母经常成了他要打架的“鬼神”。祖母说，如果她胆子小点，会被祖父的动作吓倒。祖母成了祖父的依赖和保护人，我每天一个电话的问候，则成了祖父母最大的慰藉。

十年生死两茫茫，祖父母永远消失在黑夜里，我只有无限的怀念无限的回忆。又到清明，春日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草香，春日的山开始朗润，春日的树开始生长，走在春日的绵绵细雨里，清明的思念在不断地滋长。我亲爱的祖父母，你们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可好？亲爱的孙女想你们了！



扫一扫，听作者的朗读版

清明时节忆婆婆

■潘丽丽

婆婆去世至今已近“二七”，恍惚间总觉得她还躺在小床上，没有走远……但白色花丛中她慈祥的遗照真切地告诉我，婆婆真的走了，从此天人相隔，永不相见了。

这几天时时和先生谈起婆婆，谈起她坎坷多难的一生，想起她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时光。翻开家里的相册，一张儿子在即将拆除的老房前为奶奶拍下留念的相片吸引了我，她站在康宁巷旧居水井前。这座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屋，承载着她的青春和中年，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

婆婆十七岁经人介绍从南门横街嫁到康宁巷八号。公公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境尚可，且拥有一座三间二层楼带道坦和水井的小院，也算门当户对。在娘家时深受宠爱的婆婆，嫁到夫家后，带着对幸福的期待开始了婚后生活。然而，幸福在婆婆20岁生下的长子（我先生）满周岁时戛然而止，公公因打篮球不幸被击伤肺部，因医疗条件限制转成肺结核，经年气喘吐血，缠绵病榻。每逢年关，别人家欢天喜地过大年，婆婆总是含着泪花送公公去医院抢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婆婆只能勒紧裤腰带照顾丈夫和年幼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只能啃一只“乌里瓜”充饥。为了维持贫病交加的家庭，没正式工作的她，“破壶煮”剥虾米、编竹篮，四处打临工贴补家用，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吐黄水。她曾告诉我，当时的唯一期盼，哪一天能吃顿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后来婆婆经人介绍，进了县农机实验场食堂烧饭，可以吃上米饭，也渐渐圆润了。可是公公的病日益加重，数次走到“鬼门关”，最危急时，江湖医生告诉我婆婆，用人肉可以救命。只读过两年小学的她救夫心切，曾经两次用刀割下自己胳膊上的肉，用作药引。没有麻醉，血流如注，而她只是用纱布草草包扎一下，瞒着公公喂他喝下这不寻常的汤药。或许是真的感动了天地，公公居然起死回生，又活了十年。而她的手臂上留下了永久的两个伤疤，甚是扎眼。许多年后我问起这件事，她说当时顾不得那么多，只想着孩子这么小，不能没有爹，这个家不能散。

然而公公最终没能逃过病魔，三十九岁撒手人寰，留下妻儿四人（最小的孩子仅9岁），以及一个穷困潦倒的家。三十八岁的婆婆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守寡生涯。

婆婆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扶持三个孩子成家立业。除了在造船厂上班外，她还每天起早摸黑糊纸袋赚外快。为了能让当时从黑龙江回瑞没户口的儿子有一份谋生的工作，她低声下气四处求人，还上当受骗过，最后，还是自己提前退休让先生顶替进了造船厂。退休后，她在横街摊大饼，卖面卖年糕，凡是能赚钱的活儿她都干。她请自己的弟弟为两个外甥打家具，张罗着同一天为两个儿子订婚。但我无法想象，在多少个孤灯冷月的夜晚，正值壮年的婆婆，是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多少个无人陪伴的白天，踽踽独行的婆婆，又是如何面对这世间的风刀霜剑？

婚后也做了母亲的我曾问起婆婆，公公刚去世的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她笑着说，每天下班后什么也不想就去听唱词，听到很晚回家就沉沉睡去。期间也有人几次给她找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结果。我告诉她，您已苦了半辈子，下半辈子该为自己活一回，有好的伴侣可以考虑，我支持您。她苦笑着说：‘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不想再折腾了……’

坚强的婆婆熬过长长的苦难，终于熬到三个儿子都成家立业，熬到孙辈们结

婚。儿孙绕膝，并住进我们的新居。我们让她外出去北京、云南旅游，又带她两次到杭州看孙子，那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婆婆一生勤劳节俭，待人热心，每天凌晨推着三轮车去后垵面厂拉面条到菜市场卖，遇到有人经济困难，面条就半卖半送。她说谁都有难的时候。搬进我家新居后，她时常拿起扫把从六楼扫到一楼，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她性格善良真诚，别人待她一分，她还必还二分。我结对的小女孩，婆婆待她如亲孙女，为她添置衣服，买她喜欢吃的零食。听说我要去福利院看望孩子，她买了毛线手工编织了很多双大小不一的袜子，让我带给孩子们，而且一连织了好几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婆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去年疫情期间，我接她回家。我每天扶她晒太阳，喂食三餐，洗泡脚，清洁身体。她已不认得我是谁了，但清醒时会说“谢谢”。上个月，因为先生脚疾住院，无奈让婆婆去了弟弟家。我还想着天气暖和后，婆婆病情能好转，想不到未一个月，婆婆竟然溘然离世了。

一生坎坷多难的婆婆啊，离世的当晚我去探望你，看到我，你就露出笑容，听说我还没吃晚饭，你马上催我早点回家吃饭，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走好。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是我们婆媳四十多年情缘最后的终结！

人生就是不断地告别，亲爱的婆婆，一路走好。谨以深夜泪水中写下的此文，献给一生善良坚强的您，献给一位历经磨难、平凡伟大的母亲！



扫一扫，听朗读版

走过清明

■金洁

年年陌上生春草，岁岁清明思故人。

中国大多数节日以美好为核心，唯独清明带着浓浓的愁思。然而小时候，清明在我眼里简直可以算一个快乐的节日，除了可以吃到母亲做的美味青团，还可以屁颠屁颠跟在父亲身后去给父亲的爷爷奶奶扫墓。说是扫墓，其实天真烂漫的我们纯属借扫墓之名，在空气清新的山野间无拘无束放飞童真和喜悦。那时候，年少无知的我不知道死亡为何物，也不知道杂草丛生的坟墓里住着谁，只隐约知道那是我不曾见过的陌生阿太。

后来，我长大了，结婚了，有了儿子，每到清明，我们兄弟姐妹都带上孩子，在父亲的带领下，浩浩荡荡上山去给阿太和爷爷奶奶扫墓。儿子和他的表兄弟表妹们也像当年的我们那样，全然体会不到忧伤，只顾尽情玩耍，甚至爬到墓碑上嬉闹。而我，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去走这个程序，在父亲抡起锄头用心清除墓地四周的荒草时，我压根没想过有一天会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给父母扫墓。

再后来，姐姐不幸英年早逝，那是2002年8月10日。此后每年清明都成了我不忍直面却无法逃避的阴霾日子，对姐姐的极度负疚和深切思念会在清明这一特定时间一度泛滥，站在姐姐墓前，我总是伤心欲绝不能自己。母亲知道了，说不能在山上哭，要学会善待自己。明知母亲强忍悲痛却装得云淡风轻，我口头答应，却在扭头避开母亲眼神的刹那泪流满面。

2016年9月，母亲离开了我们。2018年2月，父亲也与我们永别了。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道理我不是不懂，只是一路走来，习惯了一直有父母的默默庇

护，却忘了终有一天他们都会离我而去，正如毕淑敏所说“我们有时是那样健忘，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至此，人生只剩归途。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那是怎样的一种雪上加霜，那是多么无助乃至绝望的人生体验。此后每逢清明，思念的种子更加倔强生长，我的心总是不自觉地揪成一团，每次给父母扫完墓还要再去姐姐长眠之地，我努力粉饰的坚强总是瞬间土崩瓦解。

就这样带着无法改变的遗憾和自我折磨度过余生吗？在认真读过很多关于“如何放下一段过往”的文章后，被忧郁包裹太久的我终于明白，繁华世界，芸芸众生，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没有人需要一直背负伤痛艰难前行，疗愈受伤的心，彻底放下，才是明智之举，也是当务之急。余华说：“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那一刻，深陷迷茫太久的我豁然开朗，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于是我坚定地对自己说，记住已逝亲人的爱，深深怀念，但绝不悲伤。

去年清明，因为疫情，我们没能安排祭扫。今年清明，因忙于杂事，我没去看望父母和姐姐，尽管还做不到心如止水，但这次我没有伤心落泪。往后清明，我想持一颗平和心，安然走过四月里这个风清月明的好日子。

有过长久的痛楚与不舍，如今终于选择并做到了与自己和解，我有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轻松与释然。走过忧伤的清明时节，走过灰暗的心路历程，决然抖落一身阴霾，抬头走向新的生活，我只想把自己活成一束温暖的光。

忆母亲

■林南斌

清明时节，雨总是下得那么缠绵，一脚碰到地面悄无声息的，默默地数着藕断丝连的雨丝，仿佛每一缕都是我的愁思。此时，自然而然地，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音容笑貌，心中充满了无限哀思。

母亲是去年冬天离世的。去年12月16日下午，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说母亲在老家遭遇车祸，已然没有了呼吸。话音未落，电话那头已是泣不成声……

从小到大，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她一生勤劳，年轻时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在织布厂上班、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等等，什么活都干过。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夜以继日地劳动，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包揽了全家的活儿。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培养三个孩子“跳出农门”是极不容易的，母亲硬是靠一副单薄的身躯，把我们三兄弟抚养长大，让我们成家立业，正如父亲临终时所讲的：“你母亲是了不起的人，她在家徒四壁的条件下把你们三兄弟抚养成人、培养成材实属不易啊！”

母亲非常善良、真诚，也乐于助人，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条件下也总想着帮助别人，惦记着别人的难处。家里但凡有好吃的、好用的东西，她总是送一些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送她一些家用的东西，她必定婉言谢绝，有时盛情难却，她会回赠一些老家的土特产，否则睡不安稳。

母亲性格坚强，即便在台风摧毁了老房子、庄稼歉收、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她也总是咬咬牙，顽强地挺过去。她从不让我们为生活而担忧，我不知道当年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她是怎么撑过

来的。正因为常年超负荷的生活重担，母亲晚年背也弯了，腿也有点瘸了，愣是没享过一天清福。

这些年来，母亲在老家也没闲着，竟“背”着我们种了好多番薯、芋头和蔬菜，每到丰收季节，她总是不辞辛劳，辗转好几趟车，风尘仆仆给我们送过来。离世前几天，她刚送给我一大袋番薯和菜，沉甸甸的，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难以想象这么远的路程她是怎么搬过来的，当时还被我喷怪了一通。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心在滴血，如果知道那是母子的最后一面，我怎么忍心亵渎她的爱心！

母亲虽然身在老家，可她的心全在子女身上。她问得最多的往往是我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经常来电嘘寒问暖。当我们问起她时，她总回复说自己很好，叫我们千万不要担心她。我有时感觉她的心很大，大到可以装得下一家老小所有的琐事，每一个细节都替我们考虑周全，而有时又感觉她的心很小，小到只装得下我们，却容不下她自己。

近三年的春节，母亲都住在我家，疫情原因，我没有时间陪伴她，她总说独自待在家里太无聊了，没住上几天便嚷着要回去。我常想，假如上天再给母亲十年时间，我一定多多陪在她身边，让她安享晚年。去年暑期，我曾跟爱人商量，等儿子上大学后，就搬回老家去住，方便照顾母亲，爱人也同意我的决定，可惜……

清晨的风冷飕飕的，我来到母亲的坟前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山谷中空荡荡，再也没有她的回音……

中国农业银行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瑞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不打开可疑网址链接。

认准银行官方网址、APP。

农业银行官方网址：www.abchina.com

下载农行掌上银行请到正规应用商店。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